

流动性视角下成都明月村民宿 “家”空间转换研究

余正勇¹, 陈兴²

(1.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成都理工大学 地理与规划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 研究基于流动性视角, 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运用田野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 探讨外来创客、游客和返乡创业者等城乡流动主体有关乡村民宿“家”空间的转换与协商实践。研究发现: 城乡流动赋予乡村民宿“家”的丰富意义, 源于逆城市化流动主体对民宿“家”的差异化地理想象, 民宿因而成为承载城乡流动主体频繁流动、相遇和实践的“家”空间和场所; 主体的文化差异与对家的不同地理想象与表达主导着民宿多维度的空间生产实践, 并在各自的利益诉求下实现民宿“家”空间的塑造与转换; 主体民宿“家”的塑造与转换实践遭遇多元文化相遇、价值利益的冲突与张力, 经由主体积极的互动协商, 构建了在地化的多层次认同, 营造了共建共享共治的社区共同体。

关键词: 乡村民宿; “家”空间; 逆城市化; 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4)04-0088-11

引言

城乡融合背景下, 人口流动不仅存在于城市间和城乡之间, 也频繁出现在乡村之间和乡村内部。外来创客、返乡创业者和都市游客等城乡流动主体的流动实践为地方景观、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变量, 逐渐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现实课题。流动性范式的兴起, 为旅游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流动性语境下家与途、旅途中的“商业性家”等研究相继涌现, 其中, 民宿、酒店等住宿产品与家的关系、体验和认同探讨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四川革命老区民宿产业集群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制及路径研究”(SLQ2024SB-04);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乡村旅游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制及路径研究”(LY24-12)。

作者简介: 余正勇(1995—), 男, 云南昭通人, 2023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民宿产业管理; 陈兴(1980—), 男, 辽宁锦州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规划与管理、文化与景观地理、旅游体验与旅游影响。

在流动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当下, 在家与途的变换中, 流动群体渴望旅途和远方的地理想象^[1], 又在非惯常环境中寻求家的那份熟悉感、安全感和亲密感, 通过多样化的实践策略在途中和异地重构家^[2], 积极融入地方的家, 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与地方归属^[3]。民宿作为一种有温度的住宿, 营造了具有“如家感”“在家感”的类“家”空间, 逐渐成为主客互动和价值共创的场所空间。乡村民宿承载着流动群体的乡愁想象和旅居需求, 成为外来创客等逆城市化流动群体的第二居所、理想的家和旅途的家。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 在不少乡村逐渐掀起一场乡村旅居和民宿休闲的逆城市化流动热潮。

四川省成都明月村经由乡村旅游发展带动, 由原来的市级贫困村转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案例。大量游客的涌入为地方民宿等旅游住宿产品提供了契机, 为满足到访游客的住宿需求, 全村引进都市流动创客 100 余人, 返乡青年 20 余人, 参与改造和运营民宿近 40 余家, 通过民宿实践塑造了明月村网红民宿村的旅游形象。乡村民宿俨然成为流动群体在乡村旅游休闲、旅居的“家”空间。对乡村民宿“家”这一空间加以探讨, 有助于从微观和日常生活实践尺度考察城乡流动群体的互动情况^[4]。

有鉴于此, 研究基于流动性视角, 以成都明月村作为研究案例, 揭示外来创客、返乡创业者和都市游客等城乡主体乡村流动中有关乡村民宿“家”空间的意义想象、生产转换与冲突协商实践, 有助于丰富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与家研究,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一、文献综述与学理基础

(一) 流动性与旅游的相关研究

流动性范式是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流动性是由 Cresswell 等学者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5], 在融入“后学科”领域后, 成为旅游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旅游研究方面, 学界普遍认为流动性范式将旅游研究拉到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心^[6]。旅游典型的流动性特征使旅游流动成为流动的重要形式, 是研究流动性的极佳范本^[7]。流动性视角要求研究者调整以往单一、静止和相对独立的分析范式, 以一种综合的、动态的和关联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审视和探讨^{[8][11]}。流动性研究领域中, 移民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相较于长距离、跨国别区域和永久性的移民流动实践, 城乡流动多表现为短距离、暂时性和位于城乡之间的, 主要是城市人口向城郊、中小城市和农村转移流动的现象^[9], 不少研究分析了旅居者、第二居所等流动现象, 大多关注都市群体的流动情况, 而对于城乡融合互动中的外来创客、返乡创业者和都市游客等在乡村的流动实践关注较少。

(二) 家与流动性语境中家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的家被视为房子一样的物理建筑空间或容器, 多与家庭、边

界、静态、固定性和身份等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具有固定空间的生活方式而存在^[10]。随着研究的深入,家成为一个富含情感与力量的词汇。家不仅是一个固定的位置与物质空间,也是富含情感、记忆、关系的社会网络,是流动的概念。流动性范式下,人、物、家和空间等皆处于不断流动与交互的动态系统中,一方面,家是个人意义的来源,是人类存在的参考位置;也是自我的一面镜子,表征着人们对自我精神完整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家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地方,是人们理解空间与地方,并交织着情感、经历与意义的物质和情感空间。因此,在流动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代背景下^[11],关注家在旅游流动中的感知体验及其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三) 民宿与“家”的研究

有研究认为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通过移动来构建家的流动方式^{[8][11]}。乡村民宿所具有的“温度”“家的氛围”和主客互动等特质^[12-13],为都市游客提供了一个家一样的住宿空间。以往关于家与住宿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二居所和共享住宿等产品类型上,研究方法以质性分析为主,主要探讨“家”空间的概念内涵、演变机制、家的感知塑造、真实性体验等议题。有学者认为青年旅舍作为旅游流动中的停泊点在空间中编织了新的社会网络,继而催生了新型旅行方式^[14]。第二居所挑战了传统单一的家概念,是具有情感、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意义的想象空间,通过居住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表征^[15]。基于流动性范式下,探讨旅游背景下“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在理论上对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成果加以补充和延伸^[16]。民宿等住宿服务作为流动过程中暂时的停泊点和临时的家,为流动过程中家和流动的协调提供了可能^[17],民宿“家”也因此成为家研究的重要议题。

然而,聚焦民宿与家的研究议题,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有文献多探讨旅游涉入下民宿“家”空间的生产和重构等问题,缺乏从多元流动主体参与下民宿“家”空间的感知体验与塑造研究;其二,以往研究多援引家的地理学理论等进行探讨,较少将民宿“家”的空间想象与生产塑造置于旅游流动框架系统中加以审视。

二、研究案例概况与方法

(一) 研究案例概况

明月村位于成都蒲江甘溪镇,距成都90 km。自2009年实现脱贫后,村子得到了较好的发展,2013年启动“明月国际陶艺村”文创项目,政府以项目入驻方式引进100多位外来创客作为新村民参与地方发展建设,并引导返乡居民作为精英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民宿等项目参与旅游发展。随着大量游客涌入,明月村成为逆城市化流动群体体验互动的旅游胜地,先后被评选为中国最美乡村和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民宿作为明月村发展的优

势产业,也是逆城市化群体流动实践的“家”空间,截至目前民宿数量达到45家,其开办和经营的主体包括外来创客(28家)和返乡创业者(17家)两类主体,为都市游客提供了不同民宿“家”空间的住宿与互动体验。以明月村作为研究案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流动性视角下,主要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于2021年7月至2022年10月在明月村开展6次调研,每次调研2~3天。调研访谈对象主要围绕参与当地民宿经营实践的城乡流动群体,包括返乡创业者6人、外来创客6人、都市游客10人、地方基层组织人员3人(见表1),访谈内容包括对家的认识、民宿“家”空间的塑造、民宿“家”空间感知、民宿“家”空间体验、民宿“家”的日常生活实践、民宿“家”的整体评价和未来期望等。研究获取资料文本包括观察日志2万多字,现场照片100张,访谈文本8万多字,并随着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验证性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析逆城市化群体民宿“家”空间的生产转换和冲突协商实践。

表1 受访者信息列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A1	男	46	返乡创业者、经营住宿	C5	男	36	画家、民宿主
A2	女	30	返乡创业者、经营餐饮住宿	C6	女	31	乡村规划设计者、民宿主
A3	男	42	返乡创业者、经营住宿	T1	女	38	游客、全职太太
A4	男	31	返乡创业者、有机水果种植、住宿	T2	男	28	游客、自由职业
A5	男	39	返乡创业者、经营餐饮住宿	T3	男	35	游客、公务员
A6	女	28	返乡创业者、经营餐饮住宿	T4	男	43	城市游客、教师
Z1	男	38	政府人员、项目负责人	T5	女	32	游客、餐饮工作者
Z2	女	40	政府人员、项目组成员	T6	男	39	游客、企业工作者
Z3	男	34	村委会人员、本地居民	T7	女	43	游客、教师
C1	男	45	诗人、民宿主	T8	男	22	游客、学生
C2	女	42	职业经理人、农业合作社成员、民宿主	T9	男	34	游客、律师
C3	女	48	酿酒、手工创作者、民宿主	T10	女	45	游客、自由职业
C4	男	29	音乐创作人、民宿主				

三、城乡流动中乡村民宿“家”的意义与地方想象

(一) 城乡流动赋予乡村民宿“家”的意义

在城乡流动中,城市个体借助身体移动进入乡村的民宿空间,引发自身

位置的变动,通过活动参与和互动体验感受民宿的类“家”空间,将乡村民宿“家”作为其存在和认识地方景观和社会文化的新参考点。正如创客(C2)所说,“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需要有个家,家安了,才能更安心地做事。”经由民宿环境空间、景观功能和社会情感的感知与体验,外来创客赋予明月村的民宿“家”生态、舒服、热情和自由等意义。“拥有一个舒适与自由的空间,我现在的的生活就是每天喝茶、作诗和画画。”(C5)游客在入住体验和消费感知中赋予民宿“家”干净、温馨、热情好客等意义。“环境不错,花园很美,有文化底蕴的房子,睡得舒服。”(T4)

此外,乡村民宿作为流动主体住宿休憩的停泊点和临时的家,在类“家”空间、温馨氛围和细致贴心的主人服务中感受到了如家一般的温暖和熟悉感,消除了流动中的陌生与焦虑。民宿内饰和氛围都让入住者有一种居家的舒适感。“老板人暖心善,房间温馨,配置齐全,愉快的住宿体验。”(T6)同时,主体基于原地家与民宿提供的在地家的对比感知,在个性化和地方化的民宿服务体验中加深了民宿“家”作为有温度的生活方式和诗意栖居的美好印象。“又热情,又有地道的美食,真正感觉到回家的感觉,下次还会住他家。”(T1)

(二) 城乡流动主体对乡村民宿“家”的地方想象

访谈调研中发现,多元主体在明月村建构家的实践某种意义上与主体“做自己”和追求“理想生活方式”等深层次的意义相联系。其中,创客将明月村民宿“家”想象成为理想的、自由的和悠闲的家,渴望在明月村编织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更多的是自己理想、爱好与自由的寄托。“这个民宿环境清幽,第一眼就相中它了,是我理想中的家园。”(C5)将明月村生活的悠闲、自在、慢节奏等加以放大和确立,将其视为做自己、活出自我、追求个性的生活之所。“我的民宿也像我的家一样,我从没有把它看作赚钱的工具,而是作为我的精神家园,寄托着我对舒适自由的向往。”(C2)明月村幽静的环境空间成为不少音乐者、诗人、画家和陶艺者追求自我爱好和专注作品创作的艺术殿堂。“在这里,安静地创作,只属于自己。”(C4)游客在程式化、固定化和稳定化家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感觉无聊和毫无新意,于是渴望到远方“他者”的家中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我也是个要家,家里太无聊了,每个周末都不在家待的。”(T3)因而,游客对于民宿“家”的地理想象是文艺的、田园的和理想的家。“惬意、悠闲、文艺,羡慕她的生活。”(T6)

返乡创业者作为地方居民更加注重民宿“家”的经济性、舒适性和现代性。调研中发现,返乡创业者期待民宿能够实现居家就业和创收的目的,既能满足自身居住需求又能补贴家用,不用再背井离乡讨生活。“常年在外面打工,累了想回老家发展,也能陪着家人。”(A1)同时,在舒适

性和现代性方面,不少居民对民宿空间进行扩建和新建,出现了不少小平房和小洋房。“新村民的房子都好漂亮,自己也想体验一下,现在的房子就洋气多了。”(A5)

四、城乡互动中乡村民宿“家”的空间转换

(一) 乡村民宿的“家”空间生产

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来看^[18],民宿“家”的空间生产主要包括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个方面。民宿“家”的空间实践是人们感知到的空间维度,旅游介入下明月村整体的基础设施环境空间被规划和提升,表现在道路水利设施的完善和宜居环境打造。民宿“家”的空间表征是主体构想的空间维度,政府将明月村的旅游形象定位为国际陶艺村,引导城乡流动主体在民宿改造设计中通过对相关文化符号和艺术元素的挪用和拼贴构筑明月理想村“安居乐业”的家园形象^[19]。

(二) 城乡流动群体主导的“家”空间转换

1. 城市群体: 城市家到乡村民宿的“理想家”

对于外来创客而言,明月村作为其追求乡野、自由和理想生活的场所,遵循艺术、美学和生活的重构原则对租赁的闲置房屋和宅地加以改造,现代与传统的共在、乡村地方元素和艺术美学的融合塑造了民宿诗意的乡野家园,满足其生活和创作的功能需求,也能寄托其诗意的人生理想。就流向乡村的城市群体而言,其对于“家”的感知体验大致经历了由城市家到乡村民宿“理想家”的转变过程。而都市游客则间接参与民宿“家”空间的转变实践,作为游客住宿和体验互动的商业性“家”空间和消费场所,现代、网红和文艺是游客对于外来创客民宿的整体感知。“在这个村子里面的民宿为我们青年人提供了摄影、拍短视频和周末打卡的小众文艺空间,虽然是在农村,但民宿设计和功能都很前卫,婚纱摄影、插画、手工DIY和文创阅读空间等吸引了很多文艺小青年前来打卡,成为了成都周边的网红地”(T3)

2. 返乡创业者: 传统家到主客共享的“商业性家”

返乡创业者对于民宿空间的改造多基于实用主义和舒适性原则,尝试对空闲的房屋加以简单改造和增加接待游客量,以谋求适当的经济收入,继而改善家庭生活。居民将传统的家转换为主客共享的居住、娱乐和体验的消费空间,“家”空间趋于商业化和多功能化。返乡创业者家的感知经历了由传统私人的家到主客共享的“商业性家”的转变。相较于创客民宿,更加重视地道、乡味和淳朴等特色的打造。民宿作为主客共在的场所空间,为多主体提供了生活、生产和消费的新场景,通过多元主体的身体实践、交流互动和情感投入不仅完成了原有空间的更新和转换,也共同营造了民宿有温度

的、亲切的和理想的家形象。

五、乡村民宿“家”空间转换中的冲突与协商

（一）乡村民宿“家”空间转换中的矛盾冲突

城乡流动主体的流动由于知识文化、资本能力和资源条件的不平等，时常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互动协商中遭遇不平等权力关系和冲突。具体来看，外来创客与地方居民客观上存在文化知识、资本技术和资源方面的差距，相比之下，地方居民虽是传统乡村的主体但在流动能力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发展机会和资源的获取较为局限，由此容易引发外来创客过度的空间挤占和资源攫取，而地方居民则趋于主体实践弱化和边缘化的风险，从而遭遇流动能力不均引发的主体实践冲突。“刚开始，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产权问题的扯皮，后来也的确因为这个有些矛盾。以前单独跟村民签合同，但当村民看到效益好后就会赖皮，有的就算表面遵守合同，也会以其他方式搞怪捣乱。”（C2）“外来创客与地方居民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是大家都清楚的，二者如何和谐相处、协同发展是相关项目得以有效推进的关键。”（Z2）同时，外来创客与地方居民对于民宿“家”的地方想象和功能诉求往往是处于诗意美化和舒适现代化的两个极端，其空间的生产实践容易脱离和悬置明月村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地方文化，在过度景观化和商业化的取向下难免出现地方性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利用冲突。“村子的发展不能脱离人们实际的生活需求，也害怕过度美化和虚化，导致失去应有的烟火气嘛。”（Z1）此外，外来创客追求乡村生态自然的环境价值观与地方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明月村相遇，出现砍伐树木、过度依赖化肥和生态产业培育等方面的争论，出现环境价值观与居民经济诉求的冲突。“对于他们（老村民）来说，一辈子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要改掉这些生活习惯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C6）为此，也出现一系列对于文化实践冲突的隐性对抗事件，比如面对新村民和地方举办的明月讲堂、经营培训和会议活动等不少村民通过不参与、不积极和不认真等态度给予回应。“怪名堂多，好些对我们没啥子作用，没有兴趣，还不如屋头玩机麻。”（A1）

（二）乡村民宿“家”空间转换中的地方协商

为有效协调城乡流动主体间存在的冲突，明月村在文创项目规划引进之初便通过政策手段制定“资本不任性、政府不任性和居民不任性”的管理条例，对外来创客和地方居民进行有效规训和制约的同时也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管控，为创客和居民自主平等的互动和协商提供了弹性空间，由此规避因流动能力不均引发主体实践冲突。“各方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就要互相克制，就不能说谁太强，尤其是新老村民之间是共生、平等的关系。”（Z1）

在地方性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利用的冲突中，地方对立项的项目进行严

格把关,要求相关项目遵循村落传统村落格局和保护乡村风貌,引导创客和地方居民在民宿空间的生产实践中对于理想家的追寻和表达基于对本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创客与居民对于乡村性的营造和保护也是维系和彰显乡村民宿“家”的差异性和主题性的重要路径。“回归到这个乡村本身,大家来明月村都是有一种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乡村本身,也是人的需求,亲近自然,回归人味、本味和乡味。”(C4)

在互动协商过程中,不仅增加了乡村经济收入,也让地方居民感受到了外来创客的友善和辛苦付出,进而欢迎和接纳外来创客,将其视为地方的一分子,亲切地称他们为新村民。新村民的流入既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结构和文明意识,同时他们也在积极承担乡村发展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成为构建明月文创新村的中坚力量。此外,新老村民多样化的协商策略表现为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治理和管理服务,在频繁的交流互动中彼此的差异和冲突逐渐得以消解,构建了新的地方组织和网络关系,将自己的利益与地方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共建共享共治的共同体。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城乡流动群体伴随乡村旅游和返乡创业等多种形式流入乡村,将明月村等传统乡村转变为多主体相遇和频繁互动的流变空间。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民宿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20]38},也是城乡流动主体多层次“家”空间建构的载体。乡村民宿是多元主体在城乡流动过程对家的身心诉求和集体互动实践空间。由于流动主体对乡村民宿“家”空间所具有的差异化想象,外来创客将其视为理想、爱好与自由的寄托之处,都市游客则表征为新奇的、文艺的和田园的“家”想象,相比之下,返乡创业者则更加注重民宿“家”的经济性、现代性和舒适性。

乡村民宿“家”空间的生产建构是多元流动主体主导的过程。基于差异化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想象之下,城乡主体围绕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个维度开展对民宿“家”的空间生产和塑造实践。不同的利益诉求引发了主体家的空间转换,实质上是城乡主体对于理想“家”的追寻与表达。

乡村民宿“家”空间的营建是集体协商、互动建构的过程。主体民宿“家”的空间塑造与转换过程亦是城乡主体乡村流动的互动实践,乡村民宿“家”空间转变为多元文化混合并置空间和社会互动场域,该过程伴随着流动主体的矛盾冲突与协商实践。通过地方政府引导、利益协调和内外新老村民的参与协商,将明月村“安居乐业家园”的理想村定位内化为城乡流动

主体集体努力和践行的信念或准则,进而构建一个共建共享共治的社区共同体。

(二) 讨论

研究认为,乡村全面振兴行动离不开城乡融合互动^{[20]39},人口的城市化流动和逆城市化流动是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指导城乡流动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流动实践和振兴建设对于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乡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民宿作为流动群体短暂栖居或长期营建的“家”空间,对于个体和社区集体具有多重意义,同时民宿“家”空间作为一种地方乡村治理手段在现代化流动情境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既要聚焦扎根农村的群体,也要关注穿梭于城乡之间并参与乡村流动空间生产的主体^[21]。

研究通过对成都明月村案例的分析,或可为类似乡村实践提供经验借鉴:①完善政策制度,为城乡流动群体提供相应保障。注重自上而下的民宿相关政策支持,出台包括人才引进政策、项目资本进入标准和地方发展规划等惠民政策,予以制度保障,筑巢引凤、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疏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和现实困境,让城乡融合更加广泛、深入和可持续。②因地制宜,突显乡村在城乡互动中的优势功能。发挥地方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治优势,因地制宜,结合乡村具体的资源优势和发展规划,积极凸显与城市差异化的产业功能优势,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和主体性,主动融入城乡融合趋势浪潮,协同新老村民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和理想家园。③持续完善地方公共服务,将乡村民宿作为多元流动主体家、业兼顾的重要产业加以推进。依托民宿创业或就业,引导外出农民返乡实现家、业兼顾的梦想,促进农民家庭维护和建设^[22]。同时,引进外来创客参与多元化民宿改造和经营,为都市游客提供差异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民宿空间体验诉求^[23],进而带动地方旅游经济消费和生活水平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流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动态系统,存在多元主体、多种文化和多维空间的交流互动、流动关联和认同协商。为此,未来研究可扩大参与主体和延长研究时段,对多种互动阶段的案例加以探讨分析,围绕流动性语境下城乡“家”空间的重构机制、社区文化区隔、主体利益冲突和流动治理等议题开展讨论,丰富和完善流动性语境下的家的研究体系及框架,拓展“文化转向”“情感转向”和“空间转向”下地理学对于本土多形式移民的研究议题和内容的探讨,为流动性研究、城乡互动研究和“家”的地理研究贡献中国经验和样本发现。

[参考文献]

- [1] 乌铁红,韩秋晨. 幻与实:寻“家”旅途中的地理想象与景观感知[J]. 旅游学刊, 2021,

- 36 (11): 3-5.
- [2] 陈淳, 袁振杰, 朱竑.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J]. 地理学报, 2018, 73 (12): 2440-2451.
 - [3] 曾国军, 林家惠, 钟淑如. 流动群体跨地方饮食适应的多元策略及身份协商: 广州案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 (4): 660-669.
 - [4] 江荣灏, 刘佳玲, 林铭亮, 等. 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 广州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18, 27 (2): 143-155.
 - [5] CRESSWELL T.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6] 杨茜好, 朱竑.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5, 47 (2): 1-11.
 - [7] 黄佩, 王文宏, 张蓁. 网络中的背包客: 从流动中寻求认同 [J]. 旅游学刊, 2014, 29 (11): 87-94.
 - [8] 薛熙明, 封丹. 变动中的家与地方: 一个关联性的研究综述 [J]. 人文地理, 2016, 31 (4).
 - [9] 佟伟铭, 郭加新, 苏飞,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科学, 2022, 42 (4): 662-669.
 - [10] 蔡晓梅, 刘美新, 苏晓波. 高星级酒店“商业性家”的营造: 广州案例 [J]. 旅游学刊, 2019, 34 (7): 60-72.
 - [11] 唐香姐, 徐红罡. 大理打工旅游者的流动力研究 [J]. 旅游学刊, 2019, 34 (10): 137-146.
 - [12] 陈瑶, 刘培学, 张建新, 等. 远方的家: 中国游客共享型住宿的入住选择与体验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 (1): 181-191.
 - [13] 余正勇, 陈兴. 旅游民宿影响下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 [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2, 6 (2): 76-82.
 - [14] 解佳, 孙九霞. 旅游流动中停泊的意义: 移动性视角下的青年旅舍研究 [J]. 旅游科学, 2019, 33 (4): 32-46.
 - [15] 段圣奎, 苏勤, 张丽, 等. 第二居所居民对“家”的感知与认同研究 [J]. 人文地理, 2020, 35 (1): 55-62.
 - [16] 郭文, 黄震方.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J]. 地理研究, 2020, 39 (4): 907-921.
 - [17] 文彤, 张玉林. 房车旅游: 流动中“家”的体验与营造 [J]. 旅游科学, 2021, 35 (6): 18-32.
 - [18] 陈兴, 余正勇. 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民宿对乡村空间的叠写与地方再生产: 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 (3): 145-150.
 - [19] 陈兴, 余正勇. 符号视角下民宿对乡土景观的空间表征研究: 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22, 39 (5): 66-77.
 - [20] 吕宛青, 余正勇. 城乡融合下民宿产业集群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 基于西南地区的多案例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 (1).
 - [21] 陈景亮, 潘小焮, 张冬. 城乡之间: 当代农村家庭的空间生产何以可能 [J]. 热带地理, 2022, 42 (11): 1878-1889.

- [22] 谢永飞, 梁波, 郑诗泽.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J]. 热带地理, 2022, 42 (11): 1866 – 1877.
- [23] 余正勇, 陈兴, 李磊, 等. 民宿对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20 (6): 81 – 86.

A Study on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Homestay “Home” in Mingyue Village, Cheng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quidity

YU Zhengyong, CHEN Xing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2. School of Geosciences and Plann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Sichu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quidity, this study takes Mingyue Village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and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observation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negotiation practices of rural homestay spaces among urban and rural mobile entities such as foreign makers, tourists, and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urban – rural mobility endows rural homestays with rich meanings, stemming from the differentiate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anti – urbanization mobility subjects towards homestays. Homestays have become the “home” space and place that carries the frequent flow, encounter, and practice of urban – rural mobility subject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on of “home” dominate the multi – dimensional spatial production practice of homestays, and achieve the 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e” space of homestays under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and demands; the practice of shap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home” of the main homestay has encountered multicultural encounters, conflicts and tensions of values and interests. Through active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among the main body, a localized multi – level identity has been constructed, creating a mutual community of co – 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co – governance.

Keywords: rural homestays; home space; reverse urbanization;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